



张佳玮
著

代表作和 被代表作

想找好书来读，又不想被书商媒体所骗，有个偷懒的法子：确认一个最中意的作者，跑去翻他的随笔，看他都谈论谁，师法谁，崇敬谁，那就顺藤摸瓜，找那些人的作品来读，一抓一个准。好的作者就像窗口，通向无数其他的好作者。/ 《大师们的标准》

013069612

I267.1
1468

张佳玮 著

代表作和 被代表作



I267.1

1468



北航

C167681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00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表作和被代表作 / 张佳玮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675-0874-3

I. ①代 ... II. ①张 ...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5280 号

代表作和被代表作

著 者 张佳玮
策划编辑 顾晓清
装帧设计 王国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电话 021-62869887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0874-3/I·1000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第一辑



被误读之为义务	002
大师们的标准	006
时间真的会检阅出一切吗	012
大师们的衣食下落	017
首演式：大师们的天堂或滑铁卢	025
大师们的累	029
代表作和被代表作	037
天才们也是要打草稿的	041
再行水看云的境界，都有绚烂跳脱的往昔	047
苏轼黄州记：一个人如何变成月亮云与流水	051

第二辑



最美丽的模特	064
他、他笔下的爱人以及他竭力对抗的死神	072
画家们，动笔吧	078
享用情色的自由：许多鸟是关不住的	083
词汇的斗争	088
堂吉诃德和解构精神	093
所谓孽缘	098
兼 职	106
世上万事，不过是一懒二拖三不读书	110
你写这么长想表达什么呀	116
史诗传奇、日常生活与数量级	124
写作者与时代	128

第三辑



福楼拜：浪漫和反省	138
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	142
D·H·劳伦斯：自焚的凤凰鸟	146
福克纳：南方神话	151
海明威：作为园艺者与磨镜匠	155
闲谈纳博科夫	159
被钟爱的主题：以马尔克斯为例	164
略萨：公羊的节日	172
如何描述村上春树	176

后 记



第一辑

被误读之为义务



《老人与海》的结尾处，奋战已毕、丢失了大鱼、仅得回尊严的圣地亚哥老爷爷，正沉睡着梦见狮子。屋外的海边，一个侍者却正试图向贵妇解释：那条被老人拖回来的、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大鱼残骸，是被鲨鱼撕扯使然；该贵妇却误解，以为老人拖回来一条鲨鱼。这个误读的情节，像对海明威自己命运的总结。

历来文学词典，都会称呼海明威那代人为“迷惘的一代”，因为他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上，把这句“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当作题词——这是斯泰因女士对他的评断，不小心成了他的冠冕。但定义那一代的人们，可知道海明威自己，是否认同这样的称谓？多年之后，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记录过这个故事：

斯泰因当时生着另一个年轻人的气，于是对海明威借题发挥：“你们就是这一类人。你们全都属于这一类。你们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都是一样。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而海明威的看法则是：“……我想到了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想到了与严格律己相对的自私态度和精神上的懒惰，究竟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

所以，在小说题词上提及“迷惘的一代”，本是海明威对斯泰因的反讽。在他看来，“迷惘的一代”只是斯泰因的“自私态度和精神上的懒惰”。但荒诞处是：世界居然同样懒惰，就把他否认和讽刺的这个称谓，命名了他，甚至命名了他这一代人。《三剑客》里有个类似的笑话：

卫兵们去捉达达尼昂，却误撞到达达尼昂的哥们阿多斯；他们怒吼：“你是达达尼昂？”阿多斯反问一句：“我是达达尼昂？”于是卫兵们欢天喜地把他捉走了。

如是，连作品带人一起被误读，简直是一个创作者的义务。因为世界贪图方便，人们才需要标签和流派，用以给伟大的创作者分门别类。夸张的时候，他们还会用一两个名字或词语，统摄整个时代。比如，一个身处媒体标签时代的中国青年，如果试图去深入一下马尔克斯，必然眼界大开：首先，他会发现此人除了《百年孤独》，还写过那么浩繁的作品；其次，他会发现此人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毫无媒体拼命标签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同理，一个长年累月在“情色名著”、“十大禁书”之类导读栏里，看惯纳博科夫与《洛丽塔》书名的人，自然会把他想象成一个猥琐细腻的怪大叔；直到读罢他早年流亡欧洲那些聪慧又诚挚的俄罗斯作品，或是晚年那把玩技巧游戏人间的《微

暗的火》，才会深觉自己跌进了一个色彩意象的漩涡，被一个高智商俄罗斯老头在冥冥中蔑视。

实际上，哪怕是严肃的流派划定与溯源，也不一定可靠。每个流派，都会有一两个不朽大师，然后，史学家自然会探索出一些人的作品，“启迪了某流派的先声”。比如，印象派的当然代表莫奈先生，曾深情回忆起诺曼底那位善于画海洋与天空的欧仁·布丹，以及劝他去荷兰旅游学习的约翰·巴尔洛德·容金德，认为是这两个人给他“上了眼睛的重要一课”。但事实上，布丹甚至都不愿意参加印象派的集体画展。这种仪式，更像是种精神的追认。比如，直到明朝，董其昌才遥尊王维为南宗水墨山水开创者。这和民间拜祖师爷——算命的拜鬼谷子、木匠拜鲁班、评书拜柳敬亭，然后纷纷嚷咱家才是得了真传——其实异曲同工：混沌的世态，用流派这把大刀断然切下，自然会出点儿问题。

误读偶尔能带来些喜剧的妙效果。比如，我周围不少人都红着脸表示，最初去读王小波、《洛丽塔》、《挪威的森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都是因为“听说这玩意是黄书来着，于是翻来翻去就找黄段子看了……”。实际上，还真有几个姑娘一听我推荐《威尼斯之死》，说是“讲一个老作家爱上个美少年”，立刻兴高采烈啃去了……事实是，虽然纳博科夫50年代中期之后，话痨般重复“《洛丽塔》是部严肃的作品”，企图把撒满他身的玫瑰花瓣掸干净，露出他严肃聪慧的真面目来，

但他老人家怕也没法否认，如果大家没把这书误读成情色玩意，他也没法子挣足钱，从大学讲师的岗位辞职，到处去捉蝴蝶玩。

如果想开一点的话，被误读或被标签，对一个创造者，并不总意味着“老子所托非人，都怪这群土鳖没见识”。还是以海明威为例，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奥斯特林对《老人与海》的评价：“勇气是海明威的中心主题……勇气能使人坚强起来……敢于喝退大难临头的死神……”。于是海明威成了“讴歌道义胜利之硬汉”。问题是，马尔克斯，以一个海明威死忠读者的热诚（1957年，他曾在巴黎对海明威隔街挥手，并喊“大师”！）和一个伟大小说家的敏锐，却觉出海明威的小说主旨，从来是“胜利之无用”，是“赢家一无所得的悲凉”。

你看，被误读——哪怕读者是诺奖评委——和被大众视野庸俗化，就是写作者必须承担的义务。但如果被误读和标签化，结果是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不也算歪打正着么？

诺奖看走眼的事，着实还不只这一例。马尔克斯说过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博尔赫斯会见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时，冷淡地说了句讽刺话，和他的小说一样不易解读，结果被全世界媒体认定他倾向于独裁者。而在欧洲，英国杰出作家格雷厄姆·格林——50年代中期，他老人家曾力持“《洛丽塔》是伟大小说”的观点，对抗一切认定此书肮脏下流的评论家——曾被问到“为什么你没得诺奖”，格林严肃地回答：“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个严肃的作家。”

大师们的标准



如果你想认识些出色的作者，又不想被书商媒体天花乱坠的言辞蛊惑，这里有个很偷懒的法子：

你确认一个最中意的作者，跑去翻他的随笔，听他都谈论谁，师法谁，崇敬谁，那就顺藤摸瓜，一抓一个准。有些作者很别扭，好像女孩子隐瞒恋爱史一样，把自己的师承藏得九曲十八弯。有些作者慷慨无比，喜欢把自己的宝库敞开。比如，通过读王小波，我才知道卡尔维诺、奥威尔、马尔库塞、杜拉斯、莫迪阿诺这些名字；我知道鲁尔福、科塔萨尔和阿尔瓦罗·穆蒂斯，都是因为马尔克斯念叨这几位。你看：好作者被人民推拥，更好的作者懂得推拥别的好作者，然后也被好作者推拥——所以，好的作者就像窗口，通向无数其他的作者。

比如吧，麦尔维尔对霍桑的赞美像梁山好汉见了宋公明哥哥；莫泊桑对他师父福楼拜的态度就像歌颂上帝；纳博科夫和杜拉斯都爱念叨福楼拜；普鲁斯特对福楼拜的态度很暧昧，但

对其文体和语言方面评价甚高；库切为了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直接写了以后者为主角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略萨、帕斯和卡尔维诺都使尽辞藻赞美博尔赫斯；我初次知道略萨这个名字，是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里；初次知道厄普代克和菲茨杰拉德，则是因为村上春树对这二位赞不绝口。莫奈、马奈、德加这三位印象派早期大拿都说，巴齐耶是那一代最大的天才之一；毕加索到处嚷“塞尚是我们这辈人的爸爸”；从来嘴下不饶人的钱钟书先生，借《围城》里诗人董斜川之口，把陈寅恪先生的爸爸陈三立（散原）说成五百年来第一诗人；卡尔维诺和略萨都怒赞一个叫奥古斯特·蒙特罗素的危地马拉小说家，因为他写了一篇美丽至极的短小说。该小说全文是：“我醒来的时候，恐龙依然在那里。”

就跟杜甫大春天忽然思念李白，立刻来一句“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一样，让人深觉英雄相惜，当浮三大白。

并且慢：大师们并不只是互相推爱赞美。实际上，大师们互相拆台的例子，比赞美还要多。

比如，托尔斯泰相当不喜欢莎士比亚，柴可夫斯基因此不爽，“因为托尔斯泰讨厌莎士比亚，导致我对托尔斯泰的好感都下降”；劳伦斯承认麦尔维尔《白鲸》是伟大作品，但“麦尔维尔是个唠叨的说教家”；福克纳认为马克·吐温就是个没劲怪老头；马克·吐温则和爱默生一起厌恶奥斯特丁；福克纳和海明威彼此看不惯；雷蒙德·钱德勒也说海明威就是“把许多

话颠来倒去地念叨，让它们好像挺有意义的”；纳博科夫左手埋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无聊的情景剧堆砌），右手在课堂上烧《堂吉珂德》（理由是“塞万提斯对主角太残忍了”）；瓦格纳说当初维也纳集体热爱罗西尼歌剧这事“简直让人作呕”；柏辽兹对莫扎特很有意见，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门德尔松也表示自己相当不喜欢柏辽兹，初次听过后不舒服，“两天没能工作”；马蒂斯刚看见毕加索《亚威农少女》时干脆地说“这不就是堆立方体么”——这句话直接导致了“立体主义”一词的诞生。

这里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大师们的彼此推荐，可以让人看见另一片世界；但大师们的互相鄙夷，又让人疑惑：伟大的作者和伟大的作品，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当然啦，大师们互看不惯，很多时候是私人恩怨，比如略萨和马尔克斯之间的纠葛，据说有位女士牵涉在内；钱钟书和冰心不喜欢林徽因，据说源头是林徽因的沙龙作派及养猫习惯；但更多的，还是跟彼此宗旨有关。创作能力到了非凡人境界的，一路行来，自然有其偏执所在，于是会对自己的标准格外拧巴。比如，你可以这么猜测：

纳博科夫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陀大爷张扬“风格即一切”，以便强调纳博科夫自己对修辞和文体的喜欢；毛姆封狄更斯、陀大爷、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为他的私人小说大神，主要是吹嘘他们在讲故事方面的宏大才华——这就是毛姆自己的

趣味：他极在意故事，是那种在说教+英国式讽喻之余，也不会丢了自己讲故事的文体的人。

而个人偏执的口味，又偏偏是个微妙的东西。福楼拜年轻时是个浪漫主义者，到了三十岁觉今是而昨非，开始冷冽讽刺伪文艺青年；纳博科夫晚年那么俯瞰众生的高傲俏皮，二十来岁时也写过纯俄式浪漫小说。更典型的例子，我们身边就有：多少人都是早年间，读小学语文课本的道德文章，觉得闷；看见了几本辞藻好书，一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看见了《西厢》，觉得倍儿美好，“口角噙香”，读了一身花间金粉气；再年长一点，自己都觉得自己太婉约太矫情，于是觉得《古诗十九首》才是返璞归真的冲淡王道，于是回归天然，反过来看那些辞藻华丽的，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喜欢过——人的口味，就是这么变动的。

所以为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因为打架是可以撂现场PK，谁倒地谁输的，可是文笔没法子。真要比文章，实在没有一个硬标准可以参考。比如作品数量、作品体裁、文笔、结构、幽默感、悲悯，每个人都能立一面大旗——伟大作品必须有×××作为硬标准，不然就完蛋，但文学口味既是那么玄妙多变的东西，到最后也莫衷一是。波兰大作家贡布罗维奇，不小心赶上希特勒这魔头，逃去阿根廷住了二十四年，天天听人说博尔赫斯，都烦了：“对我来说，博尔赫斯太文学了！……他有知识分子的颖悟，也有艺术天分，但他太文人气了！”——你看，口味不合时，文人

气都是罪过。

如果真的想坚持“作品的伟大程度，非得排个座次高下，不然不算完”，那么，马尔克斯有过一个很妙的标准，来较为公平地处置。众所周知，福克纳和海明威彼此不对付，文风也相去甚远，但马尔克斯同时推崇这两人。他没拘泥于标准和趣味，而是以一个小说家身份置身事外地提出这么个法子：“我们写小说的人，阅读小说时，主要是看这部小说究竟是怎么构成的。”

这就像是说：会做菜的人，才最明白厨子做一道菜的心路历程和菜品好坏；跑过步的人，才懂得从别人枯燥的跑姿中领取乐趣；弹过琴的人，才能从简单的触键方式里辨出技艺。自己尝试过，才会明白做一样事情的难度——是的，我们找到这个词了：难度。

亲手拆分过机械的人，才会觉得汽车是艺术与工艺的精华；亲手画过几笔涂鸦的人，才会觉得漫画着实是艺术。如是，谈论文本时，徒然地举着“文笔”、“思想”、“结构”、“想象力”这些大词隔空对决，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从一个写作者角度出发，才能够真正领略到，一个文本可以妙到什么地步。

这里当然有障碍，有门槛：你没法要求每个读者都亲自写作，然后来体会一遍。但读者们可以尝试让自己变得更见多识广。好的读者，就像是不挑食的食客，很明白这个道理：川菜师傅不喜欢鲁菜师傅，粤菜师傅看不惯淮扬师傅。可是作为食

客，你不该被各家菜系大师互相吹捧谩骂你来我往，拨乱了自己的选择。想体会世上更多的味道，只有更加不挑食地吃下去。不存偏见地阅读久了之后，自然会像庖丁解牛，终于目无全牛。

然后，伟大作品的迷人之处，才会自然流露出来。